



文白对照《清凉山志》

明 镇澄 撰

今 苏 知 译注

三大师传：唐道忍、道超、道信三人，俱南阳人，同发誓约，求生兜率。忍以弘法利人为行。而信独精进⁽¹⁾，居终南，礼诵无间。日中一食，衣唯粗敝，行林清苦，罔不克为。道超禀性敦朴，喜怒自平，逆顺常一，别无行业⁽²⁾。栖托五台三十年，迹不出山。一日假寐，见草衣童子，顾超曰：“三子之功，尔其先也，兜率在近，尔曷昧耶！”超曰：“某生平虽有志愿，且无奇行，安在其先耶！”答曰：“以子久居清凉，道怀虚旷，无所执著⁽³⁾，故冠于二子。”超曰：“以二子之行，勤笃精至，必能生乎？”答曰：“二子皆相继而生，但品位在次耳。”及寤，超即盥沐礼佛，更延三日而终，塔于鹫峰之北。周岁，忍、信二人，闻风而至，于超塔前，烧香散花，哀哭恋慕。至夕，忽见超立于空际，天衣飘然，望之含笑，以水沃二子身。明日，忍坐脱于华严寺。及半载，信方入灭，异香盈室，白气贯天。俱葬于鹫峰之北焉。

注释：

(1)精进：勇猛修善法，断恶法之心谓之精进。《华严大疏》五曰：“精进，练心于法

名之为精，精心务达目之为进。”

(2)行业：1.身口意所造作的业。2.可以召感苦果的善恶行为。

(3)执著：执着。迷恋财物世习的意思。《瑜伽》云：于现在世所有六处，有耽染故；名执著。对于来自父母等各种财宝，不正受用；名为执著。

[译文]

唐朝道忍、道超、道信三人，都是南阳人，共同发下誓约，死后求生兜率天宫。道忍做的是弘扬佛法利益众生。道信特别勇猛精进，住在终南山，礼拜念诵从不间断。每天只吃一顿中午饭，穿衣只穿粗旧衣服，寺院清苦的事情，没有不能做的。道超禀性敦厚质朴，喜怒自己能平息，逆境顺境都一样，丝毫不染恶业。住在五台山三十年，足迹没出过山。有一天打瞌睡，看见有个穿草衣的童子，对道超说：“你们三个人的功德，你在最前面，兜率天宫就在眼前，你怎么还昏迷不醒！”道超说：“我生平虽然立下誓愿，但没有什么特殊的做为，怎么能在他们前面！”回答说：“因为你久居清凉圣境，道

怀虚旷，内心清净无染，所以高出其他二人。”道超说：“以他们两个人勤笃精至的品行，也一定能生兜率天宫吧？”回答说：“他们二人都会相继往生，但品位在你后面。”醒来后，道超马上盥洗沐浴拜佛，这样延续三天后去世，在灵鹫峰北面建塔埋葬。道超去世一周年时，道忍、道信二人，闻风而至，在道超塔前，烧香散花，哀哭恋慕。到夜间，忽然看见道超站在空际，天衣飘然，含笑望着他们，拿水洒在他们身上。第二天，道忍在华严寺坐化。过了半年，道信才圆寂，去世时异香盈室，白气贯天。都安葬在灵鹫峰的北面。

慧悟大师传 宋慧悟，行唐李氏子。其伯母，日诵《妙法莲花经》，洎终，火化，舌不坏。悟母尝梦其伯母执莲花一茎授之，即有娠。及生，面貌端严，舌长覆鼻，红莲之色。音声雄朗，闻者悦服。才学语，即称妙法莲花。见僧即喜，从父母索食而与之。及韶年，父母识其宿因，遂舍送五台真容院为僧。戒慧严明，丰姿挺特，见者敬畏。元祐初，上诏入内庭，应对称旨，赐以紫衣，授僧正之职，师力辞之。孜孜禅业，朝夕勿怠。崇宁改元，上诏赴京师，辞不起。天使再至，师行至佛道店，师曰：“既逢佛道，吾将归欤！”言讫屹然而化。上闻，伤悼不已，敕还龕本山建塔藏焉。

[译文]

宋朝慧悟，行唐县李氏子。他的伯母，每天背诵《妙法莲花经》，到去世后火化的时候，舌头烧不掉。慧悟母亲曾梦到慧悟伯母送给她一枝莲花，于是怀孕。慧悟出生后，面貌端严，舌头伸出来能盖住鼻子，舌头呈红莲颜色。声音雄朗，让听的人感到舒服。刚学会说话，就说妙法莲花。看见僧人就高兴。向父母索要食物给僧人。到七八岁时，父母亲知道他的前世宿因，于是把他舍送五台山真容院为僧。为僧后戒慧严明，丰

姿挺特，见者敬畏。宋哲宗元祐初年，哲宗下诏书让他进内殿，应对让哲宗满意，赐给他紫衣，授予他僧正的职务，慧悟竭力推辞掉了。一心钻在禅业里，朝夕没有懈怠。宋徽宗改建中靖国为崇宁元年那年，下诏让他到京师，慧悟辞谢不去。皇帝使者再次来催，和慧悟走到佛道店时，慧悟说：“既然遇上佛道，我要回去了！”说完话，直挺挺站着去世。徽宗听到后，悲伤悼念不已，下令送灵龕回五台山建塔埋葬。

成觉大师传 宋成觉，代州张氏子，觉生方学语，能诵《金刚经》母见善相，送依善住院和希大德受业。无何，上闻希有道，授僧统，加号慈懿大师，住清凉寺。师即从侍，咨决无替。及受具戒，闻师讲调御丈夫四事⁽¹⁾，谓近善知识，能闻正法，思惟义理，如说修行。由此发机，志求圣道，服勤三载。师知其器，乃令参访。嘱以确守戒律，究深般若，随方开化，报佛祖恩。觉唯命奉行，遍谒师匠。闻明教大师，即往依焉。朝夕砥砺，咨决心要，洞明唯识。一日，辞归五台，教曰：“吾道北矣。”至即有绝祝红尘之志，唯欲深造。而学者日盛，法幢大树，四方之民，望若庆云焉。尝曰：“学者志于道，持心有三要，曰大、曰专、曰远。大则佛祖得处，我必当得，不为人天小利所牵；专则唯究一事，不为名相所引；远则以证为期，死而后已。具此三心，必能至道。”其谦光导物。曾不少怠。寿八十而终焉。

注释：

(1)调御丈夫：调御丈夫，佛十号之一，佛能调御一切可度的丈夫，使他们发心修道。

[译文]

宋朝成觉，代州张氏子，成觉出生后刚学说话，就能念诵《金刚经》。母亲看到他是佛家弟子的命相，就送他到五台山善住院拜和希大和尚为师学习。没多久，皇帝听说



和希是有道高僧,就授予他僧统职务,并加封和希慈懿大师的称号,住在清凉寺。成觉也跟着在清凉寺侍奉他,咨询探求从不间断。到受具足戒后,听和希大师讲调御丈夫四事,说是要接近高僧大德,能听到正法,思考佛典义理,按照佛所说的修行。成觉从此打开了机缘,发誓探求圣道。服勤三载,和希大师了解他的根器,于是让他外出参拜访问。嘱咐他一定要确实遵守戒律,探究深般若智慧,在不同地方以不同方式阐扬佛化,报答佛祖恩情。成觉完全依照师父教诲做事,四处拜谒宗师巨匠。听说明教大师的名声后,就到明教大师那里住下来求教,朝夕砥砺,咨询探究心法要领,洞明了唯识宗旨。一天,辞别明教大师要回五台山,明教大师说:“我的道法传向北方了。”成觉回五台山后就有弃绝红尘之志,只想深造,跟他学习的人一天天多起来,佛法的旗幢大树,四方人民,对他好象仰望庆云。成觉曾说:“学法的人立志于道,用心有三个要领,一是大、二是专、三是远。大的话,佛祖得到的地方,我也应当能得到,不会被人天的小利益所牵扯;专的话就会只考究一事,不被外界的名相所吸引;远的话就能以证道为盼望,死而后已。具备这三个心要,必能达到道的境界。”他谦光导物,没有过松懈懒惰。寿八十而终。

善慧大师传:金善慧,崞邑霍氏子。母梦神人授珠有孕,月盈诞慧。神采嶷峻,过目成诵。儿时以泥作浮图,采野花,陈俎豆礼,厥父叹曰:“此儿如是,若释家徒,吾失望矣!”遂婚之,居三载,脱无染触,父母叱之。慧叹曰:“生死业轮,欲为其本。三界(1)劳生,爱为其根。轮回汨没。无始迄今,吾安能复袭斯愆耶!”父母知其志不可夺,听其出家。诣台山清凉寺,依觉成为师。成见而惊曰:“此吾家麒麟儿也!”孜孜学业,罔敢或怠。天会间,遭兵火,残其寺,构茅以居。

厥师勉令募造。慧曰:“幻影浮光,须臾即变,己躬下事,未能惬意,吾安能为他闲事,长无明耶!”器器自适,曾无他欲。天德间,有司以慧行闻于帝,赐号宣秘大师,铸印令掌治教门。四方僧庶,既敬且怀。望其风者,狂夫正,懦夫卓,油然而兴焉。临终,谓弟子曰:“昔伯夷饿死,不食周禄,后世称圣贤。故知身重乎利,义重乎身,德重乎义,道重乎德,君子所以舍其所轻,全其所重也。吾二十年来,己事未纯,为僧务累,殉轻而遗重,其德亏矣!尔曹勉旃,勿踵陋迹也。”言讫而逝。

注释:

(1)三界: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欲界是有淫食二欲的众生所住的世界,上自六欲天,中自人畜所居的四大洲,下至无间地狱皆属之;色界是无淫食二欲但还有色相的众生所住的世界,四禅十八天皆属之;无色界是色相俱无但住心识于深妙禅定的众生所住的世界,四空天属之。此三界都是凡夫生死往来的境界,所以佛教行者是以跳出三界为目的。

[译文]

金朝善慧,崞县霍氏子。他的母亲梦到神人授予珍珠而怀孕,月圆的时候生下善慧。神气风采高尚,过目就能背诵。儿童时用泥捏成佛塔,采来野花,陈设俎豆礼拜,他父亲叹息说:“这孩子这个样子,好象佛家的徒弟,要让我失望了!”于是赶快给他结婚,娶亲三年,与妻子没有过肉体接触,父母叱责他,善慧叹口气说:“生死业报轮回的根子是性欲;三界生死往来的本源是情爱。轮回沉沦陷没,从无始直到如今,我怎么能再重蹈这个罪孽!”父母知道他的愿望不可改变,便听任他出家。到五台山清凉寺,拜觉成为师。觉成见到他吃惊地说:“这是我们家的麒麟儿呀!”善慧出家后,孜孜于学业,不敢有所怠惰。金太宗天会年间,

遭到兵火，寺院被烧毁，便盖了茅草屋居住。他的师父勉励他化缘募捐再修寺院。善慧说：“人生如幻影浮光，须臾即变，亲身去做这种求人的事，不能让我心情舒畅，我怎么能为这些闲事，长久处于无名之中！”安然自适，毫无其它欲念。海陵王天德年间，有司把善慧的道行奏给金帝，赐号宣秘大师，铸造印信让他掌管教门。四方僧俗人等，既敬重他且怀慕他。瞻望过他风范的人，狂妄的走上正路，懦弱的挺直腰杆，佛道在这里油然兴盛起来。善慧临终时，对弟子说：“过去伯夷宁愿饿死，也不吃周朝的俸禄，后世称他们为圣贤。由此知道身比利重，义比身重，德比义重，道比德重，所以君子要舍弃自己所轻视的，保全自己所看重的。我这二十年来，自己的事未达到纯粹境界，被管理僧人事务所累，为轻牺牲而丢掉重的，我的德已经不全了！你们要接受教训，不要重复我的陋迹。”话说完就去世了。

苏陀室利传：金苏陀室利，西域中印度那兰陀寺僧。内闲三藏，外彻五明，能诵《华严经》，久慕清凉文殊住处。年八十五，与弟子七人，航海来此土。七人，三还三殒，唯佛陀室利一人随之，凡六载，始达清凉。每一台顶，诵华严十部，禅寂七日，不息不食。每入定，则见紫磨金城，玻璃绀殿，宝莲香水，珠网交辉，功德庄严，不可称述。诸天童子，游戏其中。后于灵鹫峰化去。弟子室利，收舍利八合，璀璨如珠，持归西土焉。

[译文]

金朝苏陀室利，西域中印度那兰陀寺僧人。佛教内经典娴熟三藏，佛教外学问洞彻五明，能背诵《华严经》，长久仰慕清凉山文殊道场。八十五岁时，与七个弟子，乘船航海来中国。七个人中，其中三个返回印度，另三个死了，只有弟子佛陀室利一个人一直跟着他，一共过了六年，才到五台山。在每个台顶，背诵《华严经》十次，禅寂七

天，七天里不休息不吃饭。每次入定，就能看见紫磨金城，玻璃绀殿，宝莲香水，珠网交辉，功德庄严，不能一一说出。诸天童子，在其中游戏。后来在灵鹫峰逝世。他的弟子佛陀室利，焚化他后收到舍利八合，一个个璀璨如珍珠，带着回印度去了。

慧洪大师传：金铁勤院慧洪，字子范，因阅楞严，“一人发真，十方销殒”，忽悟曰：“诸佛心印，本无玄妙，今日始为无事人矣！”遂造河朔汶禅师所，陈其所见，汶可之。临终有偈云：“六十春光又八年，浮云收尽露青天。临行踢倒须弥去，后夜山头月更圆。”言已，更衣坐脱。

[译文]

金朝铁勤寺院的慧洪，字子范，在读《楞严经》读到，“一人发真，十方销殒”时，忽然省悟说：“诸佛的禅心，原来并不玄妙，今天才成了无事人了！”于是拜访河朔汶禅师的住处，对汶禅师说了他的发现，汶禅师认可了他的说法。慧洪临终时有偈说：“六十春光又八年，浮云收尽露青天。临行踢倒须弥去，后夜山头月更圆。”话说完，换上衣服坐着死去。

法冲大师传：金大定三年，黄冠萧守真，奏上，请与沙门角力，上许之。即召五台法冲大师入京，止昊天寺。明日，于殿庭相试，萧能饮，斗酒自若，谓冲曰：“沙门能饮乎？如不能，则出吾下矣。”冲曰：“吾能一饮十斛，不足为难，但吾佛有戒，沙门不得饮酒，请加砒霜鸩毒于中，我与若饮，庶不为犯，若能饮之乎？”萧曰：“清沙门先之。”冲诵咒饮之，即命萧饮。萧不能饮，冲曰：“汝出吾下矣！”萧犹大言矜高，冲于地画金刚圈咒之，萧不觉投入圈中，汗下如雨，不净流出。帝劝师舍之。冲曰：“若不是帝前，吾以金刚鎚击碎尔。”由是，金主嘉叹，赐仪杖，送至五台，敕建万岁寺，以师居之。无何，即化去焉。



[译文]

金世宗大定三年(1165年),道士萧守真,奏告金世宗,要求允许和佛教比拼,世宗答应了他的请求。就召五台山法冲大师到京城,住在昊天寺。第二天,在皇宫大殿庭上比赛,萧守真能喝酒,一斗酒喝进去泰然自若,对法冲说:“和尚你能喝吗?如果不能,就败在我手下了。”法冲说:“我能一次喝十斛,也不为难,但是我们佛门有戒律,沙门不得饮酒,请在酒里加上砒霜鸩毒,我再和你喝,这就不会犯戒了,你能喝吗?”萧守真说:“清沙门先喝。”法冲念咒后喝下毒酒,随即让萧守真喝。萧守真不敢喝,法冲说:“你败在我手下了!”萧守真不但不服还口出大言自夸高明,法冲在地上画了个金刚圈念起咒语,萧守真不知不觉就跳进金刚圈里,汗下如雨,屎尿也流出来了。金帝劝法冲饶了道士。法冲说:“如果不是在皇帝面前,我拿金刚鎚打碎你。”因此,金主赞叹,赏赐法冲仪杖,送到五台山,下旨修建万岁寺,让法冲师住在里面。过了不久,法冲就在万岁寺去世了。

佛日圆明传:元佛日圆明,关西人,礼中观沼公为师。沼公颇有禅行,师从沼于患难中,乞食奉养,二十余年,初无少怠。沼将终,师问曰:“某后当依何人?了此大事?”沼曰:“庆八十去。”后至燕之庆寿,忽忆前讖,遂就中和老人参叩。久之,一日,和谓之曰:“吾有正法眼藏,密付于汝。”师掩耳而出。厥后,其道大振。暮年入清凉,居华严寺。尝以偈寄寂庵英禅师,偈曰:“旧来诸事付憨痴,不似秋来更丧疑。堪笑岭云闲不彻,临崖撒手脱毛皮。”又曰:“毛皮远付寂庵子,莫谓当人堕生死。了知谁是我知音,独有寂庵旧知己。”未几,命画工于方丈,遍画海水行云,约当日就。工辞不能。师曰:“今日不就,事不济矣。”至夕,泊然而逝。

[译文]

元朝佛日圆明,是关西人,拜中观派的沼公为师。沼公颇有禅行,佛日圆明在患难中跟随沼公,乞讨食物奉养师父,二十余年,没有丝毫懈怠。沼公临终,佛日圆明问他说:“我以后再跟随什么人,完成我们的事业?”沼公说:“庆八十去。”佛日圆明后来来到燕京的庆寿寺,忽然想起师父讖语,于是找到中和老人参叩拜师。很长一段时间后,一天,中和老人对他说:“我有正法眼藏,秘密地交待给你。”佛日圆明掩着耳朵出来。从此以后,他的道行大大振兴。晚年到清凉山,住在华严寺。曾经寄偈诗给寂庵英禅师,偈上说:“旧来诸事付憨痴,不似秋来更丧疑。堪笑岭云闲不彻,临崖撒手脱毛皮。”又一首说:“毛皮远付寂庵子,莫谓当人堕生死。了知谁是我知音,独有寂庵旧知己。”没有多长时间,让画工在方丈里,到处画上海水行云,约定当天完工。工匠推辞说做不到。佛日圆明说:“今天完不成,事情就办不成了。”到晚上,很安静地死去了。

华严菩萨传:元华严菩萨,讳正顺,尉州高氏子。生而颖悟,志脱垢尘。父母不忍拒,送诣台山寿宁用公座下,祝发披缁,依年受具。结庐深树,唯阅华严,数盈千部。常作华藏观,一夕入观,闻空声曰:“和吞山水,少会风云,即有契入。”顶戴《华严经》,行住无违,世称华严菩萨。尝建华藏阁,下为海水,出大莲花,毗卢金像,坐莲花上。每对佛禅观,三五日方起。大元皇太后,三诏不赴,授五路总摄之职,因辞不受。成宗幸山,大加礼重。临终,谓众曰:“无尽刹海,不离当处,妄情未瞥,悟入无时。”门人法忍问:“未审师今向甚么处去?”师唤忍阁黎,忍诺。师云:“虚空剖出一茎骨。”门人乞偈。师援笔书之:“历劫本无去住,应用何思何虑。转身踢破虚空,一切是非不顾。”言讫,恬然而逝。是日,灵几上有龙瑞,五彩飞光,烛于庭宇。居三日,化火自焚,拾舍利,门人

建塔藏之。

[译文]

元朝华严菩萨，名正顺，蔚州高氏子。生下来后聪敏颖秀，立志脱离世俗尘垢。父母不忍心拒绝，送他到台山寿宁寺用公座下，剃发披僧衣，到年龄时受具足戒。在深林中盖了茅庵修道，只读《华严经》，读过近千次。常常入定在莲花藏世界，一天晚上入观，听到空中有声音说：“与山水融合在一起，少接触人事风云，就会有证悟。”头顶着《华严经》，行走坐卧不改变，世人称他华严菩萨。曾经修建华藏阁，下面是海水，海水中生出大莲花，毗卢佛的金像，坐在莲花上。常常对着佛进入禅定，三五天才起来。大元朝的皇太后，三次下诏都不赴诏，授他五路总摄的职务，推辞不接受。元成宗到五台山巡幸，对他大加礼重。华严菩萨临终时，对众人说：“没有尽头的十方世界，不离人的左右，因为虚妄之情才看不到，所以证悟也就是空话。”门人法忍问：“不清楚师父现在到什么地方去？”华严菩萨叫声忍闍黎，法忍答应。华严菩萨说：“虚空剖出一茎骨。”门人请他留偈语。华严菩萨下笔写道：“历劫本无去住，应用何思何虑。转身踢破虚空，一切是非不顾。”话说完，恬然去世。这一天，停灵柩的案子上出现了龙的瑞相，五彩飞光，照亮庭院。停灵三天后，尸体自己生出火来焚化，门人们收拾舍利，建塔安葬。

真觉大师传：元真觉，讳信明，五台清凉幢高氏子。依本山清凉寺洪公披剃。年十四业讲，二十四受大戒，述孟兰等钞，名振丛席。日诵大乘，殊无少怠。元主诏入燕京，赐座殿庭，应对称旨。命贵戚从师受菩萨戒，授以僧统之秩。从庆寿海云和尚咨决心要。云以金书《金刚经》及《菩萨戒》授之，曰：“持此二法，可为人天眼目。”师终身持此法，修己治人。年六十九，示疾，著三衣，

趺坐，怡然而化。

[译文]

元朝真觉大师，名叫信明，五台县清凉幢高氏子。依从本山清凉寺洪公剃发为僧。十四岁时讲经，二十四岁受大戒，撰写《孟兰经》等疏钞，名声振动寺院讲席。每天诵读大乘经卷，从来没有怠惰。元朝皇帝下诏书让他到燕京，在殿庭上赐座，应对让皇帝满意。命令皇亲国戚跟着真觉受菩萨戒，授给他僧统品位。真觉跟随庆寿寺海云和尚探讨心法要领。海云赠送他金字书写的《金刚经》和《菩萨戒》，对他说：“奉持这两个法门，可以做人间天上的眼目。”真觉终身奉持这两法，拿来修己度人。六十九岁时生病，穿着三衣，盘腿端坐着从容死去。

真觉国师传：元真觉，讳文才。字仲华，陇西杨氏子。少孤，事母以孝闻。博学能闻，述《慧灯集》，《释贤首疏》。内据佛经，外援儒老，曲尽般若之旨。构庵松间，人以松堂老人称之。元成宗特旨建寺台山，赐额“大万圣祐国寺”，诏师主之，诲人不倦。尝游松下，一坐忘归。弟子寻之，三日而得。请归，师曰：“我方安逸，汝何频呼？”弟子曰：“师坐三日矣！”大德六年卒。火化，获舍利百余粒。闻于仁宗，诏诸沙门问之曰：“舍利果何致？”法弘对曰：“和气之浹，蒸为菌芝。精诚所致，其理必然。故苾芻死忠，其血成碧。况道与神会，浩养之至者乎？夫朽败之余，标异于烟灭灰飞之际，岂非行业坚白，神气凝结者。”上嘉其论，敕归，塔于本寺，追封郕国公。

[译文]

元朝真觉国师，名文才，字仲华，陇西杨氏子。少年失去父亲，以孝顺母亲闻名。博学广见，撰写了《慧灯集》，《释贤首疏》。内依据佛经，外引用儒道，发挥尽般若的宗旨。在松树林中修了草庵，人们叫他松堂老人。元成宗特旨给他在五台山修建寺院，赐



额名“大万圣祐国寺”，下诏让真觉国师住持，当住持后诲人不倦。曾在松林里游玩，坐在松下忘记了回去。弟子到处寻找，三天才找到。请他回去，真觉国师说：“我刚刚安逸下来，你为什么频频呼叫？”弟子说：“师父你坐了三天了！”元成宗大德六年去世。火化后获舍利一百余粒。仁宗听到后，召集众沙门问道：“舍利到底是怎么变成的？”法弘回答说：“和合之气贯通，蒸发成菌芝，这是精诚所致，理所必然的事。所以衲弘死于忠诚，死后他的血变成碧玉。更何况道与神相交，修养达到极致的呢？身体朽败所剩余的，在烟灭灰飞之际特别留下，这难道不是行业坚白，神气凝结成的吗。”皇帝赞扬他的议论，让他回去，就在本寺建塔，追封真觉为邽国公。

了性法师传：元释了性，号大林，宋武公之后，以谥为姓。少即好学，聪睿天启。初依安和尚剃发。登具戒，历诸讲席，精究三藏。后遇真觉国师，启迪厥心。既而周游关陕河洛襄汉，访诸耆德，从而学焉。如柏林潭、关辅怀、南阳慈诸公，皆以贤首(1)之学，著称一时。性悉造其门，领厥玄旨。及归，复参真觉于陇坻，乃曰：“佛法司南，其在兹矣。”乃从真觉至五台。未几，真觉化去，遂北游燕蓟，晦迹魏阙之下，优游渤海之滨，与世若将相忘。成宗征居万宁，声价振荡内外。至大间，太后创寺台山，曰：“普宁”，延性居之。性为人刚毅，颇负气节，不能俯仰媚悦于人，故足迹不入城闉，不谒权贵。人或忌之，性闻，尝曰：“予本以一介苾芻(2)，蒙天子处之以巨刹，唯乃夙夜弘法匪懈，图报国恩不暇，余复何求。虽有臧仓毁鬲之言，其如青蝇止棘樊耳。顾余命之不遭，道之不行，则纳履而去，何往而不可也！”时元世因尊宠西僧，其徒众甚盛，出入骑从，拟若王公。或顶赤毳峨冠，岸然自居。天下名德诸师，莫不为之致礼，扼衣接足，丐其按

摩顶，谓之摄受。性惟长揖而已。顾谓众曰：“吾敢慢于人耶？吾闻君子爱人以礼，何可屈节，自取卑辱。苟为之屈，非谄即佞。吾自为道，于彼何求！”识者高之。至治元年九月三日示寂。塔于竹林之墟，谥曰“宏教”。

注释：

(1)贤首：1、比丘之尊称。犹言贤者，尊者。2、华严宗亦称贤首宗。3、有《佛说贤首经》一卷。

(2)苾芻：华译比丘，义为乞士，即出家受具足戒的人。苾芻原是一种香草，表明比丘之戒德芬芳。

[译文]

元朝释了性，号大林，是宋武公的后代，以谥为姓。少年时就好学习，天赋聪明睿智。最初依从安和尚剃发。受具足戒后，遍历各种讲席，精心研究三藏。后来遇到真觉国师，启迪他的心智。既而周游关陕河洛襄汉，访问各位大德高僧，跟从他们学习。比如柏林潭、关辅怀、南阳慈诸公，都是以华严宗的学问，著称一时。了性都曾登门拜访，领受他们的玄妙法旨。等到回来后，又在甘肃参拜真觉，于是说：“佛法的指南针，是在这里了。”于是跟从真觉到五台山。没过多久，真觉便去世了。随即向北游历河北，隐藏踪迹在京城天子脚下，悠然游历在渤海之滨，好象就要忘记了世事。元成宗找他让他住在万宁寺，声价振动传播中外。元武宗至大年间，太后在五台山创建寺院，叫普宁寺，延请了性住持。了性为人刚毅，颇负气节，不能俯仰媚悦于人，所以足迹不进都城，不拜访权贵。有人忌恨他，了性听到后，曾说：“我本来是一个普通僧人，承蒙天子让我住在大寺院里，只有日夜弘扬佛法不敢松懈，图报国恩没有余暇，其它更没什么可求。虽然有臧仓毁鬲的言论，但对苍蝇停在荆棘藩篱上也无可奈何。假使我的命运不济，道法行不通，就穿好鞋走开，到

哪里不行呢！”当时因为元朝尊宠西土僧人，他们的徒众很多，出入车马随从，好象王公贵戚。有的头戴红毛高帽子，以高贵威风自居。天下大德名僧，无不为他们敬礼，抠衣接足，请求西僧为他们按着头颅摩顶，叫做摄受。了性见他们只长揖而已。对人们解释说：“我岂敢轻慢别人？我听说君子爱人以礼，怎么可以屈下膝盖，自取卑辱。能做到屈膝的人，不是谄媚就是奸佞。我自己行我的佛道，对他们并无所求！”有见识的人都高看他。元英宗至治元年九月三日去世。在竹林寺废墟上建塔，谥号叫“宏教”。

弘教大师传：元弘教，讳慧印，关西张氏子。少攻儒典，长业佛书，始逾河东，从普救月公学圆觉了义(1)。又逾河而南，从白马寺大慧国师，学华严圆极(2)之教。复从栖岩益公，学唯识等论。二十二岁，从五峰信公，受苾芻大戒于鄢陵。二十四岁，以灵峰灿公之劝，嗣法于栖岩。是岁，葛氏设百僧会，请印充第一座说法。遂知名于世。又从律宗秀公，讲四分律。二十五，从心崖和公，学因明等论。二十八，从大通验公，讲华严疏。三十，厌游，尽屏所学，居太行之阿，修一相三昧，七年，方得根尘虚静。皇庆元年，声闻远播，承诏至京，于安国寺讲经，王公缙素，罔不服化。及归山，上赐紫衣香药，遣旌幢，送至台山万圣祐国寺，以主法席。至治元年，从帝师受秘密之诀。二年，英宗幸台山，师陪驾，游至南台，帝命师祈嘉应。师即禅定，帝见白光若水，弥漫空际，大士影像，渺然现中。帝庆信无量，赐币及玉文殊像，七宝念珠。诏陪驾至京师，于永福寺校正藏典，令太子贵人从师受菩萨戒。事讫还山。文宗诏住承天寺，授司徒一品银印，师固辞。上使再至，师辞不起。至元三年，寿六十七，示寂，火之，收舍利，建塔藏焉。

注释：

(1)了义：谓诸大乘经宣说胜义，如烦恼

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之类，皆究竟显了，名为了义。

(2)圆极：圆满至极也。五教章上曰：‘果海圆极。’

[译文]

元朝弘教大师，名慧印，关西张氏子。少年时攻读儒家典籍，成人后学习佛书，最初到河东，依从普救寺月公学《圆觉经》了义。又过黄河南下，依从洛阳白马寺大慧国师，学《华严》圆极之教。再依从栖岩寺益公，学唯识等论。二十二岁，依从五峰山信公和尚，在鄢陵受比丘大戒。二十四岁，因为灵峰灿公的劝说，去栖岩寺做益公的继承人。这一年，葛氏设百僧会，请慧印充当首席说法师。于是知名于世。又依从律宗宗师秀公，讲四分律。二十五岁，依从心崖寺和公，学习因明等论。二十八岁，依从大通寺验公，讲《华严疏》。三十岁，厌倦了游历，全部放弃了以前所学，住在太行山，修一相三昧，七年后，才修到了根尘虚静。元仁宗皇庆元年，声名远播，接受诏旨到京城，在安国寺讲经，王公僧俗，无不信服归化。等回到太行山，皇帝赐他紫衣和香药，派遣旗伞旌幢，送到五台山万圣祐国寺，让他主持法席。至治元年，依从帝师受秘密法的心诀。至治二年，元英宗到台山巡游，慧印陪驾，游至南台时，英宗让慧印祈求菩萨应现。慧印随即进入禅定，皇帝只见白光好象水一样弥漫空际，文殊大士的影像，渺然在其中出现。英宗帝无限幸庆信服，赏赐金钱和玉石文殊像、七宝念珠。下诏让他陪驾到京城，在永福寺校正佛经藏典，命令太子和贵人依从慧印受菩萨戒。办完事后回到五台山。文宗下诏让他住在承天寺，授予他司徒一品银印，慧印大师坚决推辞。皇帝使者再次来到，慧印大师推辞说起不了床。至元三年，六十七岁，去世，火化，收集舍利，建塔埋葬。